

大运河

18|非遗——泊头铸造

19|花园——儿时的雪

20|悦览——冬日漫步

2020年12月8日 星期二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瑞珊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一个老地名 一段老故事

那年那月“水月寺”

●马艳

沧州华北商厦西面,有条南北方向的大街,叫做水月寺大街。这条大街上有个小学,就叫水月寺小学。这条大街上还有很多以“水月”命名的地方,他们沿用这个美丽的名字,简单却意味深长。

走在水月寺大街上的人,不一定都知道这里曾经有一座大寺院。现在,这里是条商业街,路边很多小饭店,每到上下班高峰期就会水泄不通。可是,千年之前,这里曾经是佛家的“清静之地”,原来的弹簧厂就建在水月寺的旧址之上。

“水月寺”的得名源于大运河的一场水患。总觉得,水月寺的名字起得特别好,比起其他一些寺院,多了一分风雅,添了一点诗情。

一 运河发洪水,留下一个美丽的名字

传说,水月寺的得名源于清朝同治年间的一场洪水。当时洪水泛滥,运河水位猛涨,并在盐场附近决口。可是,大水经过水月寺的时候,竟然越寺而过,水月寺也毫发无损。

大家都说水月寺有神灵护体,也有人说水月寺里有一颗避水珠。这个故事在今天听来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,可是正是这个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说故事给水月寺一个美丽的名字,也让这个名字至今还在附近的商户中沿用。

水月寺初建的时候不叫水月寺,原址也不是这里。据《沧州志》记载:“水月寺旧在城外西南隅观灯桥之东。周广顺中建,明宣德十年僧泽安移建于城北盐场东偏。正统年建千佛阁,嘉靖年铸造大佛三尊,高丈六尺。清康熙五十七年,僧辉一重建。雍正七年复修,乾隆五十四年,州人宋成文、董宝仁、王维桢、陈芳楷等重修寺内十方院。光绪二十一年,驻防(乐)军统领提督军梅东益等又重修。琳宫梵宇焕然一新,正殿大佛三尊皆金身……可谓吾邑之冠。”

上面所说的城外西南角在现在的市委南院附近,曾经是沧州最繁华的地界。这里有一座观灯桥,每逢正月十五,周围的百姓都会来这里过桥观灯。水月寺初建的时候就是在这里。

后来,水月寺年久失修,过于破旧。明朝宣德十年,一名法号泽安的和尚将水月寺移建于城北盐场东侧,也就是后来的弹簧厂院内。此后,水月寺又经历了三次重修,这座寺庙渐渐进入鼎盛时期。

二 古刹当年的盛况

据《沧州志》记载,水月寺能够有如此气势辉煌的规模,得益于寺内僧人性贞募化兴修。传说,他为了重修庙宇,曾断手化缘以表诚心。当时很多比较有名的商户官绅都为性贞的诚心所感动,鼎力支持重修水月寺。《沧州志》中还提到了曾经资助水月寺重建的驻防沧州乐军统领梅东益,他曾大力资助水月寺的重修。清光绪三十四年,光绪帝恩准为其修建“梅公祠”,现在已经被拆毁。

而另一位驻沧武将更是把他的墨宝也留在了水月寺。传说,为水月寺题写牌匾的是当时的武将范天贵。不知是怎样的一番勇气,让一介武夫“弃戎从笔”。为了“水月寺”这三个字,他更是整整三年苦练书法,终于在水月寺竣工之时,大笔一挥,让三个汉隶大字端端悬挂于水月寺的殿堂之上。

我想,那挥毫泼墨的一刻,这个武士的心中产生的自豪之情,一定不亚于他在战场上打了个大胜仗。

当时,水月寺可是远近闻名的一处

大寺院,香火极盛,周围甚至更远处的人们都来这里拜祭祈福。

水月寺坐北朝南建造,寺庙周围是荒地和苇坑,没有人家。寺庙分为前殿(山门)、次殿、大殿(大雄宝殿)、后殿,东西两侧为厢房,山门两侧各开一便门。每逢初一、十五,水月寺山门大开,善男信女来这里请愿、祈福。而平时的日子里,山门关闭,僧人只走两侧的偏门。

山门门匾上便是当时驻沧统领范天贵手书的“水月寺”三个大字。

山门两侧是泥塑的“哼哈二将”。两尊神像身躯魁伟,横眉怒目,身高约两丈,几乎头顶屋脊,十分威严。哼哈二将相向而立,东面的一尊为密执金刚,两臂托一大杵,瞠目闭口,表情呈“哼”状;西面的一尊为罗延金刚,杵头触地,怒目张口,表情呈“哈”状。

走出山门,就来到了次殿,当中有相背而塑的两尊大佛,朝南端坐的是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,朝北肃立的是顶

盔披甲、手执紫金降魔杵的韦陀。两侧还有四大天王塑像,个个威风凛凛,气宇轩昂。

由此殿穿堂而过就是水月寺的主殿——大雄宝殿。大殿坐落在一丈多高的台基上,殿高十多丈,登上七步台阶,殿前平台正中放置一高约五丈的铁铸大鼎。殿内正中有三尊的神像,由东而西为南海观音、如来佛、文殊菩萨,高约一丈六尺,面前的供桌有香炉、蜡扦、佛磬之类,大殿两侧是形态各异的十八罗汉像,栩栩如生。

大雄宝殿的墙壁绘满壁画。壁画展现的是佛教故事,烟云飘渺,海岛仙山、奇峰古洞、流云飞瀑……可谓巧夺天工,令人叹为观止。

绕过大雄宝殿往北就是后殿,后殿内正中供奉铜塑千手观音,精美绝伦。千手观音铜像两侧还有数尊石刻佛像。

要是你的想象力足够丰富,通过上文介绍,水月寺曾经的辉煌已经出现在你的眼前了吧!



刘绍行 摄

三 水月寺最后的故事

徐家骏,自称是解放前水月寺最后一位和尚的最后一位俗家弟子。对于水月寺,他并不陌生,这里承载了他很多的童年记忆。

据他介绍,当年水月寺周围并非完全没有人家,解放前后他家就住在现在北环桥东南的盐场村,与水月寺只有一条小路之隔。徐家骏记得,他小时候,家住盐场、银子旺、小街子、麻姑寺一带的孩子常到水月寺去玩耍。而徐家骏更是这里的常客,因为他是这里唯一一位和尚海月的俗家弟子,他的法名叫济贤。

当时,徐家骏进寺的时候只有两岁多,只因他的祖父与这里的住持海月交情颇深,于是进寺做了俗家弟子。从徐家骏的父亲一辈算起,他家已经是七代单传。徐家骏有一个姐姐,他曾经有一个哥哥,因母亲小产而夭折。可想而知,徐家骏在这样的家庭中可谓“独苗一根”,家里为了让他长命百岁,便让他拜师进寺。当时所念经书他虽已经完全不记得,可是对于水月寺的记忆还是十分清晰的。

徐家骏说,水月寺的性贞和尚断手化缘的故事是真的。当时性贞和尚砍断自己的手臂,在油锅里炸又经过风干,性贞化缘的时候就用托盘托着这只断手,以表诚心。徐家骏记得,那只断手曾经就悬挂在大雄宝殿的殿堂之上。

1948年水月寺遭到大规模破坏,海月师傅也在那年离开了寺庙,徐家骏和祖父将海月师傅送上了火车。徐家骏跪在地上,目送师傅的火车离开了沧州。1952年,海月师傅给徐家骏祖父寄来一封信,信中大概诉说了他的情况,这封信现在也早已找不到了。信中的具体内容也随着徐家骏祖父的去世,永远不得而知。从那以后,徐家骏再也没有了师傅的消息。

到水月寺大街走走吧,虽然那座千年古刹已经荡然无存,但它以独特的方式让沧州人念念不忘。水月寺大街、水月寺小学……这些名字会让那些尘封的记忆重新被翻看,虽然经过一个春秋而渐渐泛黄,但历史却因为一遍遍的回忆而越来越清晰。

